

平心論劉湘 (一)

●呂實強 (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)

弁目出身武備速成

劉湘，字甫澄，四川大邑人，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生。幼曾讀書，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往潼川府（今三台）投考弁目隊，錄取後到成都受訓。因弁目隊中若干學生資質甚佳，甚至有秀才出身者，護理川督趙爾豐於次年夏，在該隊考選六十人入甫經設立的高等軍事講習所（或稱研究所）肄業。既而因建立新軍，下級軍官不敷，川督趙爾巽於光緒三十四年春，開辦一所陸軍速成學堂，原在弁目隊現在軍事講習所的六十名學生全部納入，劉湘於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夏畢業。此一學堂雖以速成爲名，但其規制却一仿岑春煊與錫良任川督時所設的武備學堂，各主要兵科，均由日本軍官教習，學生考選與訓練也都相當的嚴格，且均受教育二年以上。故畢業生中頗有傑出之士，楊森、潘文華、唐式遵、賀國光、王纘緒等均是。此一批人才，也多爲劉湘的幹部或友人。

倒熊驅滇川軍重鎮

速成學堂畢業後，劉湘被派到陸軍第十七鎮六十五標陳萬仞隊見習。宣統三年調第六十八標任排長。辛亥革命後十七鎮編爲四川陸軍第一師，他仍在該師任職。民國二年，已升至營長。是年八月，川軍第五師長熊克武響應二次革命，袁世凱命第一師攻擊熊軍。劉湘因頗著戰績，又生活簡樸，不嫖、不賭、不吸（鴉片），次年，升任團長。五年，在會同袁世凱所派之曹錕部隊與護國軍戰鬥中有功，五月間升任旅長。七年與第一師長徐孝剛等，通電擁護護法。三月，廣東的大元帥府發表熊克武爲四川督軍，熊旋將川軍擴充爲八個師，原第一師改爲第二師，劉湘升任該師師長。此時他已躋身於督軍以下第一級之軍事長官，且該師爲清末新軍第十七鎮所傳承，官兵較他師爲訓練有素，戰鬥力甚強，即令熊克武自己所控制擴編而成的三個師，亦恐不足以與之抗衡，故劉已隱登爲川軍之重鎮。

民國九年，滇黔軍與廳命於孫中山先生的川軍呂超、石青陽、顏德基、盧師諦、黃復生等聯合進攻熊克武，即所謂「倒熊」；熊克武則聯合劉湘、劉成勛、劉存厚等驅逐滇、黔軍，以一驅滇

爲號召。熊將驅滇之軍隊編組爲三個軍，以其嫡系但懋辛爲第一軍長，劉湘爲第二軍長，劉成勛爲第三軍長。結果熊、劉方面大勝，呂、盧、顏、黃等均敗；滇軍第二軍長趙又新陣亡，第一軍長顧品珍率部退回滇省，黔軍王文華部亦返回貴州。在此次戰爭中，熊克武眼見劉湘已爲川軍的重心，遂於是年底通電解除自己的督軍職務，與劉湘共同主張川省自治。十年六月，劉湘復爲各將領公推爲川軍總司令兼省長。

擁兵自重輸誠中央

川軍各將領背景複雜，本難統一指揮，十年九月，援鄂失敗，第一、二軍關係漸趨惡化。而熊克武之合作，只不過爲一時緩衝之計，決不容劉湘真正領導。於是從中掣肘，使劉湘無法行使職權；十一年五月，劉遂通電辭職。第二軍長由楊森接任。七月，一、二兩軍交戰，九月，楊森戰敗，退入湖北。十月，在熊克武支持下，劉成勛被推爲川軍總司令，並權攝民政。十二年一、二月間，劉存厚、陳遐齡、楊森、田頌堯、陳洪範、鄧錫侯等，通電聲討熊克武，但懋辛等，而

熊、但則與劉成勳、賴心輝合作應付。十月，討賊軍聯名推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，統一指揮各軍。旋北京政府亦任命其為四川善後督辦，遂在重慶就職。十三年春，楊林等擊敗第一軍，劉成勳、賴心輝倒向劉湘，熊克武退出四川。劉湘乃到成都，陸續收編了劉成勳的第三軍。劉湘再度為四川聲望最高的將領。

是年五月，北京政府撤裁四川督軍一職，特派楊森督理四川善後事宜，鄧錫侯為省長，田頌堯幫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，劉存厚為川陝邊防督辦，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，並授陸軍上將。楊森因有吳佩孚做後盾，又握有成都之兵工廠、造幣廠及自流井鹽款，乃大事擴充軍隊，企圖武力統一全川。十月，第二次奉直戰爭結束，吳佩孚失敗，段祺瑞再起執政，拉攏川軍，十四年二月，發表劉湘為川康邊務督辦，川康兩省軍隊，悉歸節制。九月，復任楊森署理參謀總長，劉湘署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。楊森自不肯離川，並立即向各軍進擊。九月，為劉湘等聯合擊敗，隻身東下，依吳佩孚，其所部多歸劉湘收編。

十五年二月，楊森以吳佩孚給予的討賊軍川軍第一路總指揮名義，由漢口返川，號召其歸附劉湘各部歸建，劉湘不願與楊森戰爭，故未予阻止。隨之聯楊將黔軍袁祖銘部驅出川境。惟因集中兵力東下討袁，而將資中等之各路防地暫交劉文輝戍守，劉文輝竟不肯歸還，而據為己有；重慶以東，直至萬、夔，又為楊森所據。只剩下巴、江北與璧山三縣，惟兵力仍強，故被稱之為「巴璧虎」。此時他仍擁有十一個師的番號，乃將其

整編為三個師，分別為第一師長唐式遵，第二師長王懋緒，第三師長王陵基，另有若干軍直屬部隊。

及國民政府於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，八月，劉湘領銜與劉文輝、劉成勳等聯名通電響應，並表示願出師參加。十月，蔣總司令任命楊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長。十一月，任劉湘為第二十一軍長，賴心輝為第二十二軍長，劉文輝為第二十四軍長；劉湘、賴心輝、劉文輝為川康綏撫委員，並指定劉湘為主席。十二月，任命鄧錫侯為二十八軍長，田頌堯為二十九軍長。另外任命劉成勳為二十三軍長。儘管至十五年底，川中各主要將領，均已宣佈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，但距真正由中央統屬，路程還相當遙遠。

安川一戰戡止擾攘

十六年三月，革命軍進入上海、南京。四月，宣佈清黨。五月，劉湘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路總指揮，並奉命出兵武漢清共。六月，第二十四軍長劉文輝向二十三軍發動突襲，劉成勳戰敗下野，所部盡為劉文輝所收編。十七年一月，國府以楊森庇容吳佩孚，免楊本兼各職，命楊部師長郭汝棟任二十軍長。楊森抗命並向郭部攻擊，劉湘派兵東下援郭，郭部退向西陽、秀山、彭水一帶，原駐涪陵等各縣遂歸於劉；楊軍之范紹曾師亦於此時歸附於劉。十一月，中央根據劉湘、鄧錫侯、劉文輝、田頌堯四軍長之建議，命令組織四川省政府，以劉文輝為主席，成立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，以劉湘為委員長。十八年三月，四川省

政府成立。

就在北伐統一後不久，各省又趨擾攘不安。十八年二——四月間，李宗仁、馮玉祥、閻錫山等，因全國性的縮編軍隊，先後發動對中央的攻擊。九月，張發奎抗命，汪兆銘發表宣言，主張改組國民政府。十九年五月，閻、馮、李聯合發動「中原戰爭」，經與彼等結合，於七月間在北平召開所謂的「擴大會議」，九月，亦成立「國民政府」。一時聲勢浩大，舉國震動。川省軍人多無堅定立場，投機善變。在成都之二十四軍（劉文輝），二十八軍（鄧錫侯），二十九軍（田頌堯）聯結改組派分子，於十九年一月，在少城公園開「討蔣迎汪大會」。惟劉湘、楊森表示擁護中央。八月，中原大戰正激烈進行之時，劉湘並派遣部分軍隊往宜昌、沙市，待命進擊。九月，劉、鄧、田聯名響應北平之「國民政府」，次級將領李家鈺、向傳義等一百四十一人繼之。十一月，馮、閻等完全失敗，戰爭結束。劉、鄧、田等均派代表至南京疏解，據說劉文輝獲戴傳賢之維護，中央竟以「顧全川中現狀之維持」，三人權位均未予變動。二十年二月，川省府改組，亦仍分別任主席及委員如故。劉湘則由原任的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轉任四川善後督辦，原委員會撤銷。此一轉換，看來並無實際意義，但內情却未必如此。過去委員會委員長與委員均為簡派，地位不高，也不能獨立行事，現在則為特任，且獨立負責，顯然中央已有意將其地位推向較高層次。也就在這一年，劉湘派他的親信財政處長劉航琛前往南京晉謁蔣主席，溝通了兩方面的意

見，使他與中央的關係，朝向對國家甚為有利的目標發展。

二十一、二年間，川省又發生以劉湘為首各軍聯合討伐劉文輝的所謂「安川戰役」。劉文輝憑藉其擁有自流井龐大的鹽務財源，與劉湘叔姪之誼，及和鄧錫侯、田頌堯之保定系關係，運用操縱，勢力日大，防區日增，時兵力已逾百團，防區逾八十縣。各軍咸感受威脅，乃推劉湘為川康綏靖總司令，進行對抗，文輝於戰鬥失利後退出成都。二十二年一月，田頌堯奉命至川北剿共，軍事進展順利。劉文輝却趁田部北上，集中兵力攻襲駐成都附近之鄧錫侯，田回師援鄧，致原已收復的南、通、巴再陷於徐向前軍。七月，遂以劉湘為主力，各軍協力與劉文輝展開戰爭。是月底，文輝部隊全部瓦解，原所擁有的百團以上兵力，僅餘數千人退入川邊雅安一帶。此時劉湘不僅實力為他軍所不及，亦為衆望所歸。是年十月，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總司令，統一指揮川省各軍。

出任四川省府主席

接著而來的，為進行剿共。此時共軍在川北已經蔓延多縣。進剿部署為將各軍編為六路，分別由鄧錫侯、田頌堯、李家鈺與羅澤洲、楊森、王陵基、劉存厚為總指揮。初除劉存厚一路在達縣頗受損失，其餘大體均有進展。二十三年四月，劉湘在南充設立剿匪總部前線軍事委員會，由以術數星象被稱為神仙的二十一軍高等顧問劉從雲為委員長，負責指揮。致第五路即劉湘的基本

隊伍二十一軍全線敗退，影響所及，其他各路亦望風潰敗，損失甚重。劉湘乃引咎辭職。中央再懇切慰留，方於十月二十二日復職。接著於十一月十三日，離重慶東下，二十二日抵南京，十二月十日，方離京返川。在京滬期間，曾三度晉見蔣委員長，並多次與宋子文、孔祥熙等晤談，已然達成若干具體的決定。

緊隨著劉湘返川，十二月十七日，中央決定派山砲一營赴渝，歸劉湘節制，國軍第一師胡宗南部接防川北之昭化、廣元，四十七及五十四師由陝北向川北萬源推進，以與川軍由南向北包圍夾擊共軍。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行政院通過改組四川省政府，以劉湘為主席，甘績鏞為民政廳長，劉航琛為財政廳長，郭昌明為建設廳長，楊全宇為教育廳長，鄧漢祥為秘書長。此次改組，省政府已全部為劉的人，其他將領，均僅保留其軍事的職務，原來的省主席劉文輝，亦於十二月二十九日，發表為西康建設委員會委員長。至此，四川軍政可謂獲得統一。與中央關係，有明顯的改善。

政經建設有板有眼

二十四年，川省的局勢，更有急遽的發展。一月十二日，由賀國光所率領的軍事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謀團抵達重慶。二月十日，劉湘就任省主席，當日即訓令二十一軍成區將往昔由軍方代管之一切政務，全部交還省政府。相繼各軍亦隨之照辦。二十七日，電令各軍軍費一律由善後督辦公署統籌核發。防區制開始打破。三月二日，蔣委員長蒞重慶，直到八月十四日方離川返京。在

此近半年之內，除一度往雲貴指揮剿共事宜外，均在川省指示協調改革軍政，並籌劃給予各種支援。從此，迄於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前夕，在劉湘的努力及中央的支持下，各種建設，無不突飛猛進，使整個四川，不僅面貌一新，軍事與政治結構，亦已脫胎換骨。因而於抗戰甫經開始，川省將領便紛紛請纓出川赴前方抗日，劉湘更歡迎中央政府遷往重慶。於是四川成為抗戰的大後方，並為全國軍政中樞的所在；川省全民更是出出力，全力支持，直到抗戰勝利。

就以上所述，川省自民初以來，不久便為軍人割據，戰爭頻仍，民負日益加重，建設無由進行。在此期間，劉湘一直能持其樸實勤勉，默默中耕耘栽培，又抱持救川、救國之目標，二十餘年後，遂能脫穎而出，統一四川，並使其重歸於國家之正常體制，卒至以全川之力支持抗戰，挽救國家於危亡，舒民族於苦難。是故不論人品事功，不僅遠逾其並時川中諸軍人，並為一時舉國所矚目。因而一般多對他深加稱道。如其故鄉大邑縣志云：

器度恢宏才猷練達

（其）為人寬厚有風度，遇事持重，不萬全不輕發。然義所當執，人或斤斤於吉凶毀譽，依違莫敢任，湘即銳身先之，一無所却。……湘捍大患，決大疑，往往謀成於獨。及為政，則務廣思益，有纖毫未可於意，必反覆咨度而折其中，不得當不止。論者謂有武侯巾扇之風。

於川省歷史文物造詣極深的周開慶先生所撰之劉湘傳，則論之云：

湘，自奉甚儉，生平不二色。馭衆能容，有大將風，故部屬樂爲之用。喜接文士，注意政治。在四川防區制時代，川中軍人多視防區各縣爲搜刮之地，以縣長爲聚斂之臣。湘獨能選才任賢，重視民間疾苦，地方建設。自民國十六年受命國民政府後，秉承唯謹，而能收統一全川，奠定抗戰根據地之大勳。臨死之日，猶以國事爲念，其功蓋不可沒也。

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劉湘病逝之後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。文云：

川康綏靖主任四川省府主劉湘，才猷練達，器度恢宏。早歲銷領軍符，維護地方，勳勤夙著。嗣膺兼圻，整軍施政，悉於機宜。尤於國家統一大計，竭誠匡助，卓識淵謀，至深嘉賴。近以奉命抗敵，統率師旅，親赴前方，籌策辛勞，宿疾遽增，遽聞溢逝，震悼良深。

川省爲抗日之國防根據地，甫澄主任數年來擁護中央，完成統一，苦心所寄，惟在整理軍政，發展地方，以增厚國家對外之力量。此次率師抗戰，倍著忠勤，極勞辭世，舉國痛悼。觀其病中籌策，不忘國防建設，臨歿遺言，曾無一語及私，實定資袍澤之表率，與死後之觀感。

次年二月，蔣委員長再以其贊許中樞，功在黨國，請予國葬。是劉湘之行誼事功，應已可全然肯定。

定。然不僅於其生前卒後，甚至於今日，仍然有若干傳聞，並未止息。何以致此，仍然值得探究。雖若干歷史真象，恐永難大白，但求其接近真實，不使失之偏謬，亦爲史學工作者之責任。以下即本此一動機，加以檢討。

功在國家瑕不掩瑜

先言其氣度與資稟，誠然劉湘較並時川中諸軍人，高邁甚多，此應可肯定。惟亦決不像大邑縣志及周開慶先生所說那樣完善。如其並時將領之一孫震曾論之云：

以吾人之觀察，劉湘在川中實爲一肯負責、有作爲、有事業之有希望人物。除軍隊固步自封，不求進步外，對其他政治、財政各方面，亦能延攬才智人士，共圖治理。惟失賦性偏私，取法乎下。當民國二十一、二年間挫敗劉文輝，川中軍民望治情殷，實爲劉氏水到渠成統一四川之良機。當時上有中央政府爲之主持，川內有共同之敵人，各軍必須一致討共，各軍本身又均處於窮蹙之境遇，既無法上訴中央，自然只有聽命劉氏。並且劉氏在擊敗劉文輝佔領川南，川西南之防地後，在川中幾於三分天下有其二。誠能用誠心，佈公道，視人如己，何人能不服，何人能不相信。……惜一念之差誤走旁門左道，遭致百尺竿頭之頓挫，眞爲國爲卿惜。幸靈智未泯，幡然覺悟，臨崖勒馬，聽命中央，未致一錯再誤，稍蓋前愆，不僅劉氏個人之幸，亦四川之幸。

言下之意，不僅對劉氏妄信劉從雲加以譴責，於其對各軍未能開誠佈公，亦有怨憾。

劉氏於治軍，雖自身儉約，紀律嚴明，惟其部屬，則未必如此。據當時廢止內戰大同盟所編的「四川內戰詳記」，則言：劉湘以治軍嚴格著。……但在其防區內，他的屬下則任所欲爲。這些四川的王公們，過著豪華的生活，擁有許多女人。劉的部屬多半經買民房與良田。潘文華與范紹增的住宅，均價值萬元，唐式遵的林產與田地及於數十村鎮。劉湘之旅長藍文彬（後升師長）擁有七個團的兵力，但在軍部却只供應三個團的飯需，藍氏便利用鴉片貿易獲得利益，去維持其餘四個團的費用與購置軍械。藍之如此目無法紀，自然是得到劉湘的默許。

紳士形貌殘如蒼鷹

至劉湘在性格上給人的印象，雖僅限於表面而並不深入，但仍可以有助於吾人論斷之參考。美國駐漢口的副領事O. Godmand Clubb於民國二十二年給國務院的一份報告中說「劉湘有一個紳士的形貌，但其殘忍却如一隻蒼鷹」。英國駐重慶的外交人員則表示：「劉不會使人有特別聰慧的感覺，甚至說他的談話很笨拙，也未過分」。再看他求學時期的情況。當他投考陸軍速成學堂時，據說是最末一名被錄取。還幸虧是他在弁目隊時的師長王陵基爲主試者。畢業時的成績也是在最後。甚至在他聲名顯赫之後，懶惰不肯用功或頭腦較爲遲鈍的學童被其父母責罵時，他們會以劉湘爲例，來爲自己辯護。

於信奉劉從雲致遭重挫事，據廣元縣志言「民國二十三年，四川剿匪軍三次計劃成功，時當五月，剿匪四次計劃開始。劉湘以全川剿匪督辦，令成渝合軍於南充，成立剿匪軍事委員會，推二十一軍顧問兼模範師長劉從雲為委員長。從雲威遠人，粗知星命，口禪識諱，少遊郡邑，萍漂蓬轉，論落至渝，投機上言，劉湘納之。老君台之役，測度無差，瀘州之役，預算悉當。決策偶中，劉湘驚為青田范猛復生，願事。多數師長首贊豐采，亦遂披靡。南充會議，從雲發策，謂赤匪中製八角，八力之象，我軍服帽變黃，以中宮戊土鎮之，旗幟皆赤，火旺之象，我軍用藍黑，以坎水尅之。諸將合圍穩進，待星移甲子，秋末水勝，則赤匪漸滅，不出吾掌中也。儼然有羽扇綸巾，伯仲伊尹之概。各師長唯之。二十一軍師長王陵基持議不服，啓湘曰：古行軍方略俱在，智取力摧，勝算操於俄頃。……劉從雲江湖術士，曲學小數，軍長容之，錦衣肉食可耳，若以孤虛旺相忝居人士，指揮智勇，一旦遺誤全川，救不及矣！我實引以為辱，苟任從雲，陵基寧伍凡民，不胥前驅。湘……黜陵基議」。於是遂遭慘敗，幾於軍心崩解。或言劉湘之任用劉從雲，不過在於神道設教，以籠聚軍心，並非真心信仰，然將大軍付與指揮畢竟呈現劉湘聰慧之局限。

雖然劉湘之為人處事，有上述之各項偏失，但其畢生質樸勤奮，治軍腳踏實地，使其所節，在所有川軍中，一直最具戰力。而且能把握為川民為國人解危除困之大原則，再輔以基本品德——律已嚴，對部下則從寬，對長官從不肯叛，對

各軍從不趕盡殺絕，乃能在統一四川，以為統一中國之匡濟的大目標下，接納並服從中央，卒能成其勛業。古往今來，寧有完人，劉湘已屬難能。

樹正又何懼月影斜

西安事變，雖質前後不過短短的兩個星期，但却使全國震驚，也反映出朝野官民對蔣委員長的態度。在當時全國各界，對張學良等幾乎一致是嚴厲的譴責，而四川所作的反應，却顯得有一些因循遲疑。這件事，雖然應屬於一個孤立的片段，但後來，許多對劉氏和中央關係的聯想，多半為從此開始。

民國六十一年二月，傳記文學上，有李金洲撰寫了一篇「西安事變親歷記」，文中表示：

各方實力派素與中央不洽者，雖通電擁護中央，類皆官樣文章，另有私電與西安聯絡，或表同情，或願為後盾。……最激烈者為四川劉湘，竟主張對委座斷然處置。……

：據（張）派往四川代表宋醒癡談：他到達成都後，劉湘表示極為興奮，表示川陝唇齒相依，願作後盾。二十五夜，設宴為宋氏洗塵，甫就生，而成都各報已刊發號外，報導張副司令已送委座離陝，安返洛陽。劉氏聞報大怒，當宋氏之面拍案大罵張副司令不

止。

另外則美國一位學者柯白（Robert A. Kapp）在其所著「四川軍閥與國民政府」（Szechu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, Prouncial Mi-

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, 1911-1938）書中所說的一段：

蔣的被扣使劉湘之類半獨立的軍人的忠誠受到嚴峻的考驗。事變後的情況清楚表明，劉湘失算了。在蔣被扣期間，劉準備接管中央政府在省會成都的設施和部隊，其中包括軍校和憲兵隊，甚至包括國民黨成都市黨部。直到蔣被劫持之後的第五天，劉湘還沒有發表聲明支持蔣介石。一位美國外交官曾秘密斷言，在蔣被扣期間，劉曾勸說張學良要毫不猶疑的把蔣除去。

柯白在以上所述的注釋中並引據次年六月紐約時報的報導說「在蔣被釋放的那一天，劉發表了支持劫持蔣者的宣言」。

以上兩人所作的敘述，乍看起來，似乎是言之鑿鑿，但如果將一些當時的事實來對照，便不難看出其中有不少的破綻和差誤。當李金洲的文章出來以後，與劉湘關係至為密切，而且當時身為劉湘機要的劉航琛，立即撰寫了一篇「西安事變中之劉湘」，來逐節加以辯正。劉舉例說明：當時劉湘自己已有檢查電報之設備，中央當然也有，果有那樣的電報，豈能漏過中央的檢查？劉豈肯作如此愚笨之事？果有此一電報，劉於抗戰發生後，何肯毅然出川至前方指揮軍事？復次，在事變前，或事變發生後，又如何能派人前往？因事變前根本不知將有事變，事變後亦不及派人前往。然後，劉航琛把自己身歷的情形，加以說明……

我在上海得知西安事變，我由我們的電台電

達劉主席，旋即得電，命到南京向孔庸之、何敬之兩先生陳明他對事變處理的建議三點：一、竭盡所能營救領袖出險，非到逼不得已時不可用兵。二、需要各方努力，在領袖未出險前，加倍擁護中央政府，如因領袖遭遇事變而致全國分崩離析，領袖脫險後收拾時亦將事倍功半。兵雖不可即用，但仍應積極備戰，並使張楊知悉中央軍從河南、四川兵從陝西向關中作戰之決心，可促使張楊早日覺悟。我十三日到了南京，分別向孔副院長

、何部長轉達他的意見，孔何兩公均以爲然。……十四日飛返成都，十五日奉派飛重慶晉謁顧主任，代表劉主席說明對事變處置意見，並約聯名致電中央及有關各方，適顧主任已飛南京，我祇得與賀元靖（國光）先生商談，賀願電商顧主任。十七日飛返成都，其時中央軍已迫近潼關，甫澄先生認爲對前途行動事關重要，且甚迫切，乃派川康綏署參謀長傅真吾（常）與我飛南京，定購了中航公司二十五日機票。二十五日晨八時，乘

中航公司四川號機起飛，升空不久，即因機件失靈墮燬，……真吾傷頸，我傷臂，祇得返回成都，另包機飛京。至當日黃昏時，即知領袖已經脫險，乃由甫澄先生電呈領袖，派真吾及我飛滬轉奉化問安。

然後，劉氏再補充說：「宋代奉張副司令到成都，前文所說傅（常）、張（再，斯可）、稽（祖佑）、鄧（漢祥）、王（陵基）及我均不知之知，設宴洗塵，即事後亦無所聞」。此似可推斷，李文所言，應屬得之於道聽塗說，並非真實。

小鳳仙輓蔡鏐聯是朱劫成手筆

陳家驥

二八〇期「中外雜誌」劉匯湘「小鳳仙輓蔡鏐再考證」認阮毅成向朱劫成當面求證，朱劫成不認是他代筆。事屬可信，「對阮毅成之說，不無可疑。」在「事屬可信」與「不無可疑」之間，出現了邏輯上的矛盾。劉匯湘先生認爲證據「較強」的新發現，是憑某天的「人民日報」海外版文史專刊作者陳振華所看到臺北龍岩同鄉會訊中鍾聞寫的「記鄉前輩蘇公逸雲遺作」，因此知道小鳳仙的輓聯就是蘇逸雲的手筆。憑此輾轉的傳說，實在談不上證據力較強的新發現。

筆者除對劉匯湘的說法存疑外，另有證據力較強的佐證。七十六年十一月間，堂叔陳休交採

親鄉人帶來「黃岩縣志」合訂本。其中一九八七年七月號第八期「人物春秋」朱劫成先生生平事蹟一文，內有朱劫成代小鳳仙撰擬輓聯的敘述，摘錄如下：「民國四年，先生（指朱劫成，下同）與蔡鏐等仍留京，尙思對民主大業，相機挽回。時袁對留京議員分別垂詢，先生曾虛與委蛇。其主旨則言『須順應世界潮流』，即婉言帝制之不可。袁不悅，先生亦離京南下。同年十一月，蔡鏐祕密離京，轉道日本、安南抵昆明，組護國軍討袁。蔡與先生時有函電往來，共商大計。民國五年三月，袁知大勢已去，宣布取消帝制旋於六月病死。黎元洪當政，先生北上繼任國

會議員。同年十一月，蔡鏐因病赴日就醫，不治，蔡在京情人小鳳仙曾倩人請先生代擬輓聯。聯爲：『萬里南天鵬翼，直上扶搖，那堪憂患餘生，萍水相逢成一夢；幾年北地胭脂，自悲淪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亦千秋。』此聯當時稱爲名作，曾流傳國內。蓋先生輓蔡情感，亦已滲透於此聯中矣。」因之輓聯出於朱劫成之手筆，決無疑義。小鳳仙輓蔡松坡聯有報章、雜誌轉載，傳抄常有錯誤。二七四期劉兆田所錄上聯末句「萍水姻緣夢一場」，應爲「萍水相逢成一夢」。另上聯「豈知憂患餘生」與下聯「自慚淪落」，分別應是「那堪憂患餘生」與「自悲淪落」。